



《破冰北极点》

作者：毕淑敏
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8月

编辑推荐词：2016年7

月27日，65岁的毕淑敏成功登上北极点——工作人员反复测量后，确认这是位于北纬90度0分0秒的一块巨大浮冰。至此，她已经走过全球73个国家，足迹遍布七大洲四大洋。本书讲述了作者在北极点的所思所想，与大家谈一谈人生这场特殊的旅行。



《笔花六照》

作者：梁羽生

出版社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17年6月

编辑推荐词：梁羽生对杂文随笔的热心、热情，要远远超过武侠小说。他晚年隐居澳大利亚，特地将生平得意的一部分文章加以增订，分作六辑，既记侠因缘、师友忆往、读史小识，又有谈诗书话、云游记趣、棋人棋事，故取“笔花六照”为书名。

传奇的，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，我却读得津津有味。

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，如《虬髯客传》《红线传》都不到三千字，在这么短的篇幅中，写故事、写景物、写性格，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，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。《虬髯客传》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，不必赘述。这里只举其中写李靖、红拂在旅舍初会虬髯客一段为例，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艺术手法：

行次灵石旅舍，既设床，炉中烹肉且熟。张氏（红拂）以发长委地，立梳床前。公（李靖）方刷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驴而来，投革囊于炉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。公怒甚，未决，犹刷马。张氏熟视其面，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摇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，敛袂前问其姓。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对曰：“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问第几，曰：“第三。”因问妹第几，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日幸逢一妹。”张氏遥呼：“李郎且来见三兄！”公骤拜之，遂环坐。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羊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。”公出市胡饼，客抽腰间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。

短短一段，写红拂慧眼识英雄，不拘小节；虬髯客豪迈绝伦；而李靖则多少有点世俗之见，直到红拂摇手示意之后，方知来者乃是英雄，三人性格，都是恰如其分。对白精练，读之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《红线传》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，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，薛嵩惧，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。一个更次，往返七百余里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，令得田承嗣赶忙修好。一场战祸，遂得避免。书中写红线往探魏城（田承嗣驻地）之后：

嵩乃返身闭户，背烛危坐。常时饮酒数合，是夕举觞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，一叶坠露，惊而试问，即红线回矣！

寥寥数十字，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，又写了红线的“轻功”妙技，传神之极。

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，我写的《大唐游侠传》《龙凤宝钗缘》……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，就是取材于唐人传奇，把空空儿、精精儿、聂隐娘、虬髯客、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，让他们“重出江湖”的。

中学时代，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，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看得少之又少。心理学家说，童年、少年时代欠缺的东西，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“补偿”，我在读大学那四年期间，大量地阅读近代武侠小说，或许就是基于这种欲望。

节选自《笔花六照》

一九七九年，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（Birmingham）相识，当时他刚刚看完我的《云海玉弓缘》，觉得很有趣，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。成年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，少年自是更加不用说了。因为限于经济条件和知识水平，少年的读物自是远远不及成年人的多样化，而且“童话”也毕竟是属于他们的。

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我看的武侠小说却没有比别的孩子多，甚至可能更少。因为父亲从小就要我念《古文观止》、唐诗宋词；虽然没有明令禁止，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“无益”的“杂书”，尤其是他认为“荒唐”的武侠小说。“绣像小说”如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万花楼》之类是看过的，这些小说，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，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，不是武侠小说。

属于武侠小说的，似乎只偷看过两部，《七剑十三侠》和《荒江女侠》，内容如何，现在都记不得了。还有就是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，如《施公案》《彭公案》《七侠五义》等。对《七侠五义》的印象比较深刻，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。这个人物虽然缺点很多（或许正是这个缘故，他的形象就特别生动），却不失为悲剧英雄（他的收场，是陷入铜网阵，被乱箭射成刺猬一般）。还有，《水浒传》是当然看过的，《水浒传》虽然是“官逼民反”的农民起义小说，把它作为武侠小说是不适当的，但其中一个一个的英雄豪侠故事，如“林冲雪夜歼仇”“武松打虎”“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”“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”等，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。

平江不肖生（向恺然）的《江湖奇侠传》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，这部小说，我觉得开头两本写得较好，写的大体是正常武功，戏剧性也较浓；后来就越写越糟，神怪气味也越来越重了（我并不排斥神怪，但写神怪也是需要技巧的，不能胡闹），写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，已逼近胡闹，我几乎看不下去了。不过，我对书中写的“张汶祥刺马”那段故事，倒是甚为欣赏。这段故事，武功的描写极少，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性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。

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，在我的少年时代，对我影响最深的武侠小说却是唐人传奇。我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它作为“传记文学”的一支，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，藩镇割据的时期。至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里的荆轲、聂政，《游侠列传》里的朱家、郭解虽然都是“武侠”一流人物，但这些列传属于“传记”体裁，并非小说写法，所以还不能称为“武侠小说”。我是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读唐人

与武侠小说的不解之缘

备降过程相当漫长，大约持续了三个小时。我趴在舷窗口眼巴巴地看着窗外，看探险队队员们四处勘测，划定安全活动范围，将有冰洞的地方用小红旗标记出来。在冰面戳下代表北极点的红色标杆，围建冰泳场地，准备食品饮料和桌椅……游客们摩拳擦掌，恨不能翻一个跟头蹦到冰面上。中午12点，终于得到通知，可以下船。

人们迫不及待地站在冰面上，深深呼吸一口北极点的空气，冰冷清冽，凛然本真。从高高的“50年胜利号”甲板看冰面，似乎很平坦，真走上去，凹凸不平，冰冷湿滑，积雪绊人，深一脚、浅一脚蹒跚前行。

按规定，大家要先做完集体仪式，才能散开自由活动。

阳队长指示大家，先是绕北纬90度标杆围成一个大圈子。然后每个人侧转身，把自己的手臂搭在前一个人肩上，整个队伍就像一列行进中的火车，在冰面上开始缓缓蠕动，反复绕行两圈。活动有双重意义，一是在短时间内，大家都环游了地球两圈；二是让站在甲板上的摄影师，留下冰原上最美好的集体照片。此程序完成后，总指挥让大家放下双手，面朝北极点标杆，安静地站好，然后……静默一分钟。

古往今来，人们创造了多少仪式啊！生命如同一根竹，需要仪式感划分阶段。

这一分钟，像一颗钻，在我记忆的星空熠熠闪光。每当人家问起，你的北极点之行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，我都会想起这面对苍白虚空的一分钟。

浓雾滚滚，漫天皆白。我的记忆也如这周天寒彻的冰海，单纯而分不清任何方向。我好像什么也没想，所有的记忆都化作白茫茫的雾气，不料我清晰地看到了父母的面容，在北极点的空中出现，粲然微笑……

他们逝去的季节都是在冬天。所以，我对寒冷，有痛彻心扉的感知。平日我出外旅行的时候，会带着父母的照片，一是我想时刻和他们在一起，二是我觉得他们也愿意看看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但这一次，我没有带他们的照片。我想他们大约不喜欢极地的寒冷，不喜欢冬天。却没想到，他们温暖慈祥的面容，出现在这万里冰封的云雾中，笑容盈盈。

我在那一刻恍然明白，他们其实是时刻与我在一起的，不在乎我带或不带他们的照片。我不曾想起他们，是因为我从未离开过他们。我的基因来自他们，他们与我本是一体。害怕冬季，是我的创伤，而他们早已永恒，不惧任何冰雪严寒了。我望着他们，悲伤像酒一样，已经储存很多年，越发深入骨髓。父亲已经离去24年，母亲也已经走了11年。我未有一天不思念他们，这绵密的情感突然在这里迸放。地球的极点，一定是离天国最近的地方，所以我将他们的面容看得如此清晰如此真切……我很想同他们说几句话，可他们只是微笑，并不说话。我想，他们一定觉得这个时刻是集体的静默，所以就不说了。他们一定觉得所有要说的话，我都知道，所以不必说。

我多么希望静默的时间更长啊，我就可以和我的父母在地球极点相会，我就可以更仔细地端详他们，和他们共度更长的时光……但是，时间到了。

这一分钟的感受非常奇特，从此，我不再害怕冬天，不再害怕寒冷。因为大自然以它的力量，医治了我的悲伤。我的父母能在如此寒冷的地方安然出现，说明他们对此无所畏惧，证明他们也希望我能走出冰冷刺骨的哀伤。

人类是唯一一种能够觉察到自己死之将至的动物，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化为烟尘，碎为土壤，完成从动物到植物或是无生命体的转化。我们不畏死亡的方式，就是逐一放弃对身外之物的依恋，包括悲伤。对单个生命的过分悲痛，就是对神圣生命的轻慢。

旅行的神秘就在于你会猝不及防地遭遇深沉的触动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修改自己的心境，对炎凉世界多一分微明的期许。

节选自《破冰北极点》

北极点一分钟的静默